



红帆船抒情童话
流年一寸

萧萍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 录

只有一寸的忧伤	1
远方，远方	9
十姐妹	15
亲爱的，我们来看你	19
蜘蛛与螳螂	30
停在书中	44
婚礼	58
远去的白马	66
在那欧丝之野	77
那件孤独而温暖的斗篷	87

只有一寸的忧伤

故事现在开始。

从前有一只蚕。她是一只很普通的蚕。有一天她从簸箕里逃出来，只因为她读了一本书……

“等等，发疯了吧我说，一只蚕读什么书啊？这对她身体根本不利！”

“我猜，这是一本桑叶做成的书，对不对？”

“喂，说说看，这只蚕长大后有没有想过去染红指甲呀？”

“一般来说，唔，蚕都近视得厉害，唔，我希望出门前她最好自个儿去配个眼镜。唔，据说螳螂是那一带有名的验光师。”

……

首先我想说明，我真的很感谢我的读者，每当我有一个新的童话开头的时候，他们总是像上面这样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热心的忠告。尽管我知道写一只蚕是有点难度的，不过我自认为还算一个出色的讲故事的人——这一点请你们不要怀疑啦，起码我就不会像我的老奶奶，她最喜欢说的话就是：“瓶子瓶子，对面的瓶子，刚刚我到底讲到哪儿啦？”

“什么呀？奶奶，可是您，刚才根本就还没开始讲啊！”

对啊，我就是那只大喊大叫的瓶子。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你也曾经是一个小孩，你就知道这是常有的事儿，因为大人们总不能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尤其是他们在给小孩讲故事的时候。所以，当我长成了一个真正的大人，我就在心底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一个故事能手，专注敏锐，想象丰富，绝不会因为嘴巴里正含着一根秃尾巴的线头而支支吾吾。

不过很遗憾，很快我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因为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讲述我的故事。据我所知，目前为止全世界一共约有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种不同故事的开头，而且还不算由它们衍生出来的那些版本，噢，这等于要了我命呢！最开始的时候，我兴致勃勃地一个一个尝试，可当我尝试到第六百六十六种开头的时候，我就有点灰心了，

到了第九百九十九种开头的时候，我就想彻底放弃了。就在这时，一句话跳进脑海——“瓶子瓶子，对面的瓶子，刚刚我到底讲到哪儿啦？”——哎呀，是我那迷迷糊糊的老奶奶！我突然意识到，这句看似糊涂的问话其实是很聪明的，因为那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开头啊！

没说的，我想我也要想办法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开头，哪怕它是藏在八万八千八百八十八种胡同或者弄堂拐弯后的犄角旮旯里的石头缝里呢！于是我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条河流漂流到另一条河流，我相信——那些下雨天有点儿忧心忡忡的故事，那些大晴天伸出脚指头顽皮的故事，那些流着眼泪的哈哈大笑的故事，那些发着呆的傻乎乎的故事，那些被男孩子用弹弓射破额头的故事，那些斜着肩膀故意捣蛋的故事……总之，那些早上的晚上的那些蓝的灰的红的紫的故事们，都会从那些梧桐树的毛毛飞絮，从那些城市上空弥漫的灰尘里，从乡村的冒着热气的新鲜牛粪里钻出头来——等我。就这样我一直默默地走着收集着，像一个上了年纪的真正的老瓶子一样，把看到的一切故事都不出声地装进心底。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所有这些装在瓶底的故事之一。不过我似乎有点忘了是在哪里遇到她的，唔，不记得了不记得了，说真的，我没想过这故事会是关于一只蚕的，而且是一只漂亮的爱读书的蚕。好吧，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从一只蚕姑娘开始，从一个关于长度的很小的计量单位“寸”开始——谁让这只蚕，她的名字偏巧就叫寸呢？

本节的故事题目就是——

只有一寸的忧伤

再蜕去一层皮，就是少女蚕了。

雪白雪白，甚至还有点儿微微的透明。新鲜的桑叶衬着她们的身体，是那般的生趣可爱。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来的时候，桑叶的颜色开始变幻了：浅绿、蓝绿、深绿，闪烁与折射着，仿佛雨过天晴后的湖泊，有一种沁人的清凉润泽。

寸，现在真的是一只少女蚕了！

在此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叫她蚕宝宝。

“蚕宝宝，加油，快点吃快点长啊！”

“蚕宝宝，乖宝宝，身上长着茸茸毛！”

“蚕宝宝，小时像蚂蚁，大了穿白衣……”

寸就是听着这样的歌谣长大的。那些歌谣随时都在风中飘散着，围绕着，你却看不见它们，就像林子里到处弥漫的、伸出手却抓不住的故事和花香。寸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姐妹，反正从记事起，她就生活在这片桑树林里，她的身边永远都是一片沙沙的海洋。

从早上到晚上，从清晨到午夜，这些轻微的沙声始终伴随着，那是寸和她的姐妹们吃桑叶的声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这些声音铺成了通往长大成人的道路的呢。看见了吗？那些清香的、沿着绿色桑叶边行走的路，像不像一把把锯子锯开的小路，就这么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

每只蚕都有一把这样的小锯子。

没有人问起过小锯子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寸也没有问起过，有时候，她只是歪着头，注视着桑叶上小锯子的路，安静地出神。

“沙沙！多么可口的桑叶啊！世界上不会再有比这更美味的东西了！”

“唔，沙沙沙，快点吃，那边还有一大片新鲜的桑叶呢！”

“加油啊，咬上去又脆又甜，好吃死了！沙！沙！”

这就是身边姐妹们偶尔的交谈。大多数时候她们都是沉默的，要知道沉默寡言向来是蚕的美德。她们沉默地吃，沉默地休息，沉默地等待着时间将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蜕去。那些发出沙沙声的小锯子，就这么沉默地往前，锯啊锯啊，一刻不停，她们来不及交谈、问候和相互打量。沙沙的声音就这样成片地响着，渐渐地，这声音淹没了晨光与夜色，渐渐地，也淹没了春天和秋天，淹没了她们自己。

应该说对寸而言，天底下或许没有比这更亲切的声音了——这熟悉的沙沙声陪伴着寸从蚂蚁一样的黑点蚕宝宝渐渐长大，长成了晶莹剔透的少女蚕，成为蚕蛹，成为会飞的蚕蛾。哦，沙沙沙，亲爱的兄弟姐妹的沙沙沙，永远一起向前的沙沙沙……

可是，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寸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有点不太一样了，比如在清晨，在明亮的、清清爽爽的清晨，以及黄昏，温暖的、影影绰绰的黄昏，在一片沙沙声中，寸会蓦地停下小锯子，她侧着头，似乎在倾听寻找着什么。哦，那是风吗？好像无数看不见的翅膀，或者是最细长柔软带透明尾巴的线……

在风来的地方，喏，就在那里，那里好像还有一片望不到边的桑叶，那上面有好多雪白的茧，她们在飘哦，这么蓝这么大的桑叶，大得简直让人情不自禁地发起呆来！寸暗自惊叹着。

“那不是什么望不到边的桑叶，亲爱的，那是天空。”

不用回头，寸也知道那是姐姐粟的声音，像平常一样平和温婉，只是因为吐丝的缘故，姐姐的声音听起来稍稍有点儿含糊。

“姐姐，你看那天空上也有好多茧子呢。她们还飘来飘去！”

“傻寸，那可不是茧子，那是云。”

“云是什么？”

“云啊，唔，我也说不清，总之是一些爱跑来跑去贪玩的小东西。寸，你可不要贪玩啊，你也不要东想西想，快点吃快点长……”

寸的姐姐粟现在已经蜕去四层皮了，她已经不怎么吃了，因为她开始吐丝结茧子了。这是每个蚕都必须经历的最严肃神圣的时刻，作为一只蚕来说，没有比结出细致洁白的茧子更能证明自己是一只好蚕——那也是她们唯一的嫁妆啊——而只有经过蚕茧的包裹，她们才能成为蚕蛹，才能羽化，最终成为蚕蛾。一只漂亮的会飞的花，那是上天对她们辛苦的最好的奖赏，她们可以带着属于自己的翅膀去飞行还有俯冲。当然，属于她们飞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因为她们还要急着做妈妈呢。

“为什么？姐姐？想想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喜欢云，它们看上去很自在呢。”

“云有云的生活，蚕有蚕的活法。寸，我们蚕生来就是这样，我们吃我们长，没有时间停下来啊……停下来……就会想太多的事儿。

我们只在结茧子的时候偶尔想想过去，不过也不能想太多，因为那样的话，你吐的丝难免就会有点儿凌乱……”

“凌乱是什么意思，姐姐？”

寸的身边，已经有好多姐姐在做茧子了，她们轻轻地吐出丝来，细致地将自己包裹，只有在这一刻她们似乎才慢下来，而在此以前她们总是在飞快地吃飞快地长飞快地向前赶路。而现在，她们要稍微停一下了，她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件漂亮的衣服，一只美丽的壳，一个可以回忆的驿站，一座椭圆的半透明的房子。看啊，这被无数人赞美过的雪白的纱窗，将她们暂时地与世隔绝。不久以后，她们就又会从这纱窗里出来，而这一次她们是飞出来的，所以无怨无悔。

这就是蚕祖祖辈辈的姿态。没有杂念和私欲，被公认为是一只高尚的蚕所应该具备的境界。而一只高尚的、体面的、有尊严的蚕，她的丝怎么能够随便和凌乱呢？

“凌乱的意思就是说，简单地来说就是弯弯曲曲，不整齐，没有规矩，不好看。”

粟一边小心翼翼地吐出丝，一边斟字酌句地回答着寸。

姐姐粟从来都是一只考究的蚕，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有时候到了苛刻的地步。不过有一次例外。那一次粟偶然遇到了飞过这里的金龟子，他黑丝绒衣服上的泥不小心弄脏了粟的桑叶，可天知道一向整洁的粟，怎么就居然爱上了这个冒失的家伙，难道就因为他那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那样一句可笑又结结巴巴的话吗——

“忧伤 蚕 食 掉 我的心。”

金龟子就那么停在树干上，用触角打着拍子，那黑丝绒的嘴巴上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和奇怪的话。谁知道他是从哪里听来这些话的。粟姐姐可真是中了邪了，为了这么一句乱七八糟的疯话，就打定主意要跟他一起走，还说是为了爱情。

哦，爱情，那到底是什么啊？或许那真是一种容易让人发疯的桑叶？寸独自想着这个问题。后来——很久以后的后来，寸悄悄问过粟姐姐，却不是问她爱情是什么，寸问的是忧伤。寸说：

“姐，你说，忧伤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儿？是不是真的和我们有点像啊？”

那个时候，金龟子已经飞走好几天了。所有的蚕都反对粟和一只金龟子交往，她们说我的天呀，怎么会怎么会啊，一只蚕和一只金龟子，就好比一只苍蝇和一条鱼，一只麻雀和一个土豆。啧啧，你看看那些金龟子，穿着黑衣服还不说，还把一些泥巴点往身上洒，看看吧，这个世界像什么话哟，照我们看照我们看，所有穿黑丝绒衣服的家伙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也是鬼头鬼脑的！

粟最终没有去成那个带小白圆点的树杈。那个树杈是通往树林外的必经之地，据说金龟子和粟事先约好在那里等着，然后他们会合后，一起穿越这片树林远走高飞。但最后一刻粟突然变卦了，她没有去，是粟自己的决定。

“哦，还好，粟，你幸好没去！沙沙！”

“天啦，说什么呢？一只金龟子托着一只蚕远走高飞，就好比是一只青蛙背着一只毛毛虫去游泳，真够蠢的！沙沙沙！”

“快吃吧，快吃吧，这世界上除了桑叶可以相信，什么都不能相信！沙沙沙沙！”

姐妹们都这么说，她们话里有真心的劝慰，也有带嘲讽的庆幸。

粟蜷缩着身体，她一动不动，就在那片她最喜欢的有淡蓝色纹路的桑叶上哭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当第二天清晨的第一缕曙光降临的时候，粟又和从前一样地沙沙沙地向前了。她只在偶尔的间隙从桑叶里抬头，望一望天空，轻声回答妹妹寸的提问和好奇：

“忧伤，怎么说呢，好妹妹，忧伤的感觉就好比，好比是那些清晨的雾，寸，你知道吗，那些雾摸不着，看不清，可它却会打湿你，你的绒毛，你的脚，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一直到你的心……”

粟的声音低下去，就好像那些雾正在打湿她的舌头。哦，这难道就是忧伤吗？多么神秘的忧伤啊！寸想，不管怎么样，我哪天也得尝尝这雾的滋味，让它也打湿打湿我的绒毛，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睫毛，还有我的心……

“现在，我只希望我能有整齐的丝，你说呢，寸？希望我们都能有。”栗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用轻松的语气说。

寸望着已经做了一半茧子的姐姐栗，突然生出一种不舍，一想到她们都钻进白罩子里，而自己却留在外面成天傻乎乎地拼命吃，真是没意思透了，寸就说：

“好没劲哦，姐姐，你可要快点从那个白罩子里出来啊！”

栗看着寸，缓缓的话和丝一起吐出来：

“唔……我想，你需要一些时间来……等待，寸，你得等我，等我在那里出来……”

“那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寸眼巴巴地问。

“也许很快，也许很慢……我说不准呢，寸。”

“那，出来以后呢？”

寸紧紧盯住栗的眼睛，寸多想栗告诉自己，出来以后就立刻紧紧地拥抱她，像她们过去一样用最细小的脚去挠对方的身体，滚在一起笑啊闹啊。可姐姐栗只说了两个字：

“飞翔。”

栗简单而坚定地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她同时吐出一根漂亮的丝。她小心翼翼地将这根丝缠绕自己。寸注视着栗的一举一动，继续好奇地问：

“那，姐，你会像瓢虫妈妈那样飞翔吗？”

“当然，哦不，亲爱的，我想我要比她们飞得高，飞得漂亮。”

栗想也不想地回答着。

“以后呢？”寸追问道。

“以后就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很远很远……”说这句话的时候，栗突然停止了吐丝，她的眼睛也变得亮闪闪的，像两只跳跃的萤火虫，它们是那么晶莹透亮，让寸也不禁跟着姐姐念叨起来：

“很远很远的地方……”

“哦，小傻寸，没有很远呢，我说着玩儿的。就在附近，这周围，有什么不好呢。我和妈妈的妈妈的妈妈一样，会有许多新的宝宝，就

在你身边。有新的许许多多宝宝，黑的新生的小点点——她们吃她们长她们沙沙沙地一直向前，要知道，我们蚕就是这样，生命本来就是这样。”

栗一边继续平静地吐丝一边说，她眼睛里的那两只萤火虫仿佛渐渐地走远了。

沙沙沙，沙沙沙……围绕在她们周围的，依然是这熟悉亲切的、没有间断的、漫天轻轻的声音。那是问候，也是召唤。

栗细心地吐着丝，一圈又一圈地将自己缠绕起来，她的声音是平静的，她的神情却是深不可测的。

现在，寸只想离栗近一些再近一些，好好看看胖乎乎可亲的姐姐的模样。寸怎么也想不出姐姐变成蛾子是什么模样。唔，那多出来的两只翅膀会安在什么地方呢？唔，一定不能是尾巴上的，那样会很丑呢。当然啦，也不会是长在前额上，那样看起来多蠢啊……那就只能、只能是身体两边了呀，就像蜻蜓那样的，对了呀，就是那只红色的蜻蜓，前些日子就在林子里在她们头顶上飞过来飞过去的……寸猛地似乎想起了什么，她问：

“姐姐，你希望你的翅膀上有什么样的花纹？”

栗正在缓缓地吐丝，听到这个问题愣了一下，仿佛一阵轻微的风过来，将她的丝扯开去又放回来，然后，是很短暂的沉默，接着栗轻声地说：

“我们的花纹是没有选择的。寸，就如同我们蚕的一生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一样。”

“可是我们起码可以想想嘛，假想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姐，你想要什么样的花纹？”

“这个嘛，如果可能……我想，唔，我想我会要金龟子，金龟子那样的花纹。”

栗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很轻，吐出的丝线也变得绵长细亮，似乎有点微微发烫。

“金龟子？可是金龟子没什么花纹啊，只是些平常的泥巴点点呢，而且……”

寸有些吃惊地脱口而出，但很快她就打住了。寸想，怎么会呢，姐姐怎么想要金龟子那样黑不拉叽的翅膀呢？即便姐姐曾经喜欢过金龟子，可是那又怎么样呢？一只蚕和一只金龟子……

粟并没有说话，她也没有对寸情绪的变化表示惊讶，她只是用优美的姿态吐出一根丝又一根丝，接着说：

“如果有一天，你看见一个金龟子有那样花纹翅膀的蚕蛾……寸，那就是我。”

寸感到有些震动，说不清楚是不是粟说话时的平静和肯定突然间触动了她，她不自觉地靠姐姐更近了一点。想到她们在不久以后就要分别，从此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头靠着头在柔软的桑叶上说话和睡觉，寸的心就像起了一层浓浓的雾，这雾就这么在弥漫着，笼罩着，看不清，说不出，更摸不着。

寸突然想，难道，难道这就是粟说的“忧伤”吗？

远方，远方

故事就这样进行下去。

你看到了吧，我的故事向来都很严密。没错儿，严密得甚至连蚂蚁都很难爬进来，苍蝇就更不用说了……不过，等等，我突然想到，万一是一只老鼠呢？虽说它个头比蚂蚁和苍蝇大多了，可是它会打洞啊，要是它在半夜挖个地道什么的爬到故事里来，也真就说不准了。唉，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相对的，在任何看似严密的事物中都往往包含着疏漏——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这些蚂蚁啦、苍蝇啦、老鼠啦，它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爬进来呢，冒冒失失地爬到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性东西的故事里来呢？

就拿蚂蚁来说吧，我的故事里没有糖也没有蜂蜜，连一小点白米粒儿都没有，更别提什么鱼骨头糖醋排骨了；对苍蝇来说，我的故事没有水分也没有油分，而且因为刚刚写出来，根本还来不及腐烂，它们无法发出让苍蝇先生太太们感兴趣的臭气波；而对于老鼠就更不用

说了，故事里没有香肠、饼干、面包屑，甚至连食品包装袋都没有，你说它来干什么呢？

当然啦，谁都知道我这么说只是想打个比方，我想说的实际上是故事和故事之间的连接。我的意思是，你们能看到正在进行的这一节故事和上一节故事的关系是如此紧密，连最小的缝缝都没有，连蚂蚁都没法插足进来。而且我还想用这个比方，来表达和说明我即将开始的故事的性质——它们显然都不对蚂蚁和苍蝇的胃口，更不是老鼠喜欢的。是的，它们都不会喜欢我接下来的故事内容，它们很难喜欢关于远方的一些话题，因为远方真是太虚幻，太不切实际，同时也太百无一用了。众所周知，蚂蚁、苍蝇，以及老鼠们，它们显然对现实生活中更实在的东西感兴趣，它们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者。因此，下面的这一节故事乃至我们书中的大部分的故事，其实都是专门为那些浪漫主义者准备的，就请生活中的务实派们谨慎阅读，多多包涵，切记！切记！

本节的故事题目就是——

远方，远方

“哎呀，多好的丝啊，都可以给我新生的宝宝们做床垫哦……”

瓢虫妈妈像往常一样急急忙忙地爬着，间或也飞一下。她打量着粟已经结了一半的茧子，自言自语着，直到她意识到寸在盯着她看，才急忙笑咪咪地补充说：

“啧啧，这么多好看的茧子啊，真是又结实又漂亮。”

圆滚滚的瓢虫妈妈是刚搬来的邻居。她和别的瓢虫妈妈似乎不太一样，大家都知道瓢虫妈妈是出名的不负责的妈妈，不肯带孩子，光想着自己到处潇洒。可是刚搬来的这个瓢虫妈妈却很特别，她非常喜欢待在家里，尤其喜欢和她的宝贝们在一起。他们一家人总是穿着鲜艳干净的花衣服一起出来散步。她的宝宝又多又淘气，他们爬来爬去，也偶尔飞一下。他们有时候假装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有时候他们故意将自己四脚朝天，用含糊不清的声音喊：“救命，救命啊妈妈……”

现在瓢虫妈妈就跟在这些淘气的宝贝后面，一边慈爱地微笑着，一边打量着寸和粟，最后她把眼光落在寸的身上，说：

“有心事啊，寸？你脸色不太好，不管怎么说，对一只蚕而言，无忧无虑的雪白色才是最好最合适的。”

寸怔了怔，她呆呆地望着瓢虫妈妈，半晌，才结结巴巴地对她说：

“哦，瓢、瓢虫妈妈，能告诉我，到底什么是忧、忧伤吗？”

“忧伤嘛，嗨，说实话，我没怎么想过，不过我说……要是我的那些宝贝蛋们一直不肯吃饭不肯回家，我想，我就会有点儿……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忧伤，瓢虫妈妈。”

“对对，忧伤，我想要是我有忧伤的话。”说这话的时候，瓢虫妈妈似乎努力想了一下，接着她又笑嘻嘻地补充说：

“当然啦，平时里我不怎么忧伤，因为通常我那些宝贝蛋们调皮是调皮，不过一开饭，他们准都会拼命往家赶，摔再多的跟头也拦不住他们哟！……唔，知道吗？‘忧伤’这个词还是蜗牛告诉我的，对，就是蜗牛，你可以去问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我去帮你问问，我和蜗牛是老关系了，想当初他爷爷和我爷爷住对门的时候，我爷爷和他爷爷可是铁板定钉的老伙计……”

瓢虫妈妈又开始她的老生常谈了。她总是有这个本事，无论什么事情到了她的嘴巴里，就都沾亲带故起来。

而要说起在这林子里，和这个瓢虫妈妈的说话本领不相上下的，就算那个自称“外星人”的跳蚤大叔了，他号称自己曾在五百只老鼠、三千九百零一只狗以及五十六匹驼背的马身上待过，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故事大王，说起故事来那真是绘声绘色——

“呜隆隆，那声音大起来的时候简直是螺旋形的，大风暴就来了！我这辈子也只见过一次那种风暴，是在沙漠上。我当时就躲在一匹驼背马的背上的毛里面，幸亏那驼背马的毛又多又密，不然的话……天啦，真是太可怕了，那风暴，可怕到什么程度哦，天都被它一口吃掉了……”

跳蚤大叔总是这样开始他的故事。那只比蚂蚁还要小的跳蚤大叔，个子虽然小点儿，不过见识可真是多啊。寸第一次就是听他说起，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用小锯子锯桑叶的沙沙声，还有那种可怕的沙漠风暴的声音。从那以后，寸就常常出神地想，那会是什么样子呢？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漠，可怕的一口能吃掉天的螺旋风暴，还有许多奇怪的长厚毛的驼背的马……

“不过，人们都管那些驼背的马叫骆驼。人都是些奇怪的动物，谁也搞不懂他们要区别马和骆驼干什么用。照我看来，完全是多此一举，要知道骆驼的血虽然比马的黏稠一些，可说句实话，也不见得比马的血有更多营养！”

跳蚤大叔说话的时候也在跳，他总是跳来跳去，他也因此见多识广，又健康又聪明。

此刻，寸停止了吃桑叶，她的头和眼睛好像定在一个方向，这使得寸看起来始终都在深深地沉思和向往什么，她果然用央求的口气说：

“给我再说点什么吧，跳蚤大叔！风暴也行，还有驼背的马。你觉得沙漠好吗？比桑叶大多少？比林子呢？比天呢？”

听了寸的话，跳蚤跳了起来，他不仅跳了起来，而且还停在空中大约半秒才落下来，这通常是他表示得意、惊讶或者嘲笑的方式：

“噢，要说那风暴嘛，简直比得上一千万只聚集起来的怪物大嘴巴，它们长着黑色的大牙齿，恶狠狠紫色的带钩子的长舌头，它们扑过来的样子就是这样……”

“哎呀，老跳蚤，行行好，就别再叨叨你什么风暴了，上次也是你说起这个，结果，怎么着？真是报应——你前脚走，后脚我们这儿就来了场特大暴雨，哎呀，差点没把我淹死！幸亏我机灵，抱住了狗尾巴草他们家的房梁，要不然可真够戗！”

说话的是瓢虫妈妈。

也真是奇了，有跳蚤大叔出现的地方，瓢虫妈妈一准会顺便路过，而瓢虫妈妈和跳蚤大叔一碰面呢，又一准会互相打起嘴仗。不过，别

看他们表面上吵得厉害，寸却听跳蚤大叔偷偷在私下说过，尽管瓢虫妈妈有点胖有点唠叨嘴巴也不饶人，可她心眼实在是不错，别的瓢虫妈妈从来都不怎么顾家的，可她却是例外，而且她走路和飞起来的样子是很迷人哟……只可惜瓢虫妈妈总是对跳蚤大叔的赞美不屑一顾，她转过身对着寸说：

“寸，好宝贝，别听这个外星人胡诌，天好地好，沙漠也好，驼背马也好，都好不过我们这里，有吃有穿，我们大家都白白胖胖、平平安安的，要我说比什么都强！”

瓢虫妈妈有时候还管寸叫宝贝，因为她可是看着寸从小蚕宝宝长大的呀。寸亲热地看了一眼瓢虫，她很想说一句“谢谢你，瓢虫妈妈”，可是，她却没有说出口来。寸是个害羞的孩子，从小就是，她只喜欢一个人安静地想，还有听。

跳蚤大叔这样被瓢虫妈妈抢白了一通，自然有点不开心了。他跳来跳去，情绪很有些激动：

“瓢虫大姐，你说话能客观一点吗？难道是我带来的大暴雨？凭良心说话，那天暴雨来之前，是不是我第一个来告诉大家的？就为了这个，我还差点被一个胖子打死。要知道我本来是舒舒服服隐蔽在一个瘦子的胳肢窝底下的，可为了给你们通风报信，我只能冒着生命危险转移到一个胖子的脖子上，事实证明那天有多危险啊——当然啦，不可否认胖子的味道的确比瘦子要强多了……”

“啧啧，看看看，说漏嘴了吧？说到底你还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能吃到胖子的血！”瓢虫妈妈撇了撇嘴。

“哎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啊，瓢虫大姐，你可不能冤枉一个好心肠人啊……我可是别着脑袋来通知大家转移的啊……当然当然，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我不怪你，我怎么会和你生气呢？你成天除了和隔壁的狗尾巴草点点头，你眼里就只认识你们家的瓢小虫！你从来就没有真正感受过别人的关心！”

……

寸笑起来，她悄悄地离开了争得面红耳赤的瓢虫妈妈和跳蚤大叔。现在，黄昏正静静地笼罩过来，有一丝清凉的风拂过来了，一些蜻蜓在林子中飞来飞去，那是些有红色身体的蜻蜓。他们在夕阳下穿行，他们飞得真帅啊，尤其是拐弯的时候，翅膀轻盈地抖动着，闪亮着，一道道完美的弧线！

渐渐地，第一批蜻蜓飞远了，接着下一批又来到，他们在空中滑翔着，自由地享受着黄昏下的微风和植物的熏香，他们的背影正一点点远去，直到慢慢地被暮霭淹没……

他们会去哪里呢，这些红色的蜻蜓？他们去一个叫天空的地方吗，还是去一个叫沙漠的地方？他们去的地方很远很远吗？很远……远方……

当“远方”这个词跳进了寸的头脑，它就像立刻生出了无数的触角，牢牢地扎下根，再也不能移动了！寸突然觉得心怦怦地跳起来，她回身望了一眼粟，姐姐的丝一点点缠绕着，马上就要淹没她的胸和脖子了，姐姐还在不停地吐丝，缠绕。

该死的白罩子！

想到这里，寸不禁打了个哆嗦。她突然难过地想，哦不，我可不需要什么丝把自己绑起来，我更不需要什么白罩子来总结自己的一生，我要出去……现在，是的就现在，我要离开，我想要去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我要去那些红蜻蜓飞的路上，我要去他们能到达的地方！

寸为自己执意的念头兴奋不已。她仿佛看到姐姐的那两只萤火虫又重新闪亮起来。想到这里，她立刻挪动了一下身体，看了看四周，依然是沙沙一片的声音，依然是沉默地吐丝的姐姐们，一切都和往常一个样，可此刻寸却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她的身体和脚正有些微微地发抖。

——现在决定了吗？

——决定了。

——那么就出发吗？

——出发。

这是寸在说话，和自己。

在这一片安静的桑叶林中，没有人注意到一只蚕发出的声音，它们很快就会被风吹散的；在这个古老的沉睡着的湖水般的夜晚，谁会注意到呢，在朦胧的月色之中，有这样一只叫寸的少女蚕，正出神地望着远方，洁白的身体一动不动，心却正怦怦地狂跳着。

一只蜗牛爬了过去。

又一只小蜗牛。

不远处，那无数半透明椭圆的茧子正静静地躺在桑叶上，仿佛是一些顺着月光漂流而来的小睡莲，白茫茫泛起微光，和午夜植物的清淡呼吸与私语渐渐交融在一起了。

十姐妹

故事在这里突然中断了。

——好吧，上面的这句话在语气上显然有点夸大其辞了，修改如下：

“故事在这里暂时中断一下。”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故事为什么要“在这里暂时中断一下”呢？想想哦，当你去书店用自己的压岁钱把书买回来，而且好不容易抽出课外的时间，比如星期天的下午（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早就没有星期天了），你兴高采烈地打开书，却看到一个要“暂时中断一下”的故事，扫不扫兴？

尽管如此，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还是冷静下来，你不必生闷气觉得浪费时间，或者怨天尤人地认为是印刷厂的装订错误。这时候你最好就压根儿不在意这件事，就好比晚上突然停电的瞬间，你最好的办法不是大喊大叫，而是安静地待在原地，舒展你的身心，体验和发现一下黑暗带来的不同寻常的感受——至于电嘛，就交给修理工去解决好了。

现在，我想我就是这个修理工。